

左舜生選輯

中國近百年史資料續編

中華書局印行



2949580

左
舜
生
選
輯

上
冊

中
國
近
百
年
史
資
料
續
編

中
華
書
局
印
行

中國近百年史資料續編

太平天國始末（卽李秀成供辭）

李秀成

編者按：曾文正在此供辭後批跋云：『以上皆李秀成在囚籠中親筆所寫，自六月二十七日至七月初六日，每日約寫七千字。其別字改之，其諛頌楚軍者刪之，閑言重複者刪之；其宛轉求生乞貸一命，請招降江西湖北各賊以贖罪，言招降事宜有十要，言洪逆敗亡有十誤者亦均刪之。其餘雖文理不通，事實不符，概不刪改，以存其真』云云。據此，可見原供當有七八萬字，今所存者不過三分之一。曩見捫蝨談虎客所編近世中國秘史曾錄有此篇，近年在成都出版之滿清野史第四編，亦將此篇錄入。惜此兩書流傳均不甚廣，去年編者在復旦講太平天國史，學生中有欲以此篇作參考者竟不可得，特再錄一通於此。

今將天王出身，載書明白：天王是廣東花縣人，兄弟三人，長兄洪仁發，次兄洪仁達，天王名洪秀全，同父各母，長兄次兄，是前母所生，在家種田，洪秀全在家讀書，同馮雲山二人同窗書友。一日天王忽病，此是丁酉年也，死去七日，還魂之後，俱講天話，勸世人敬拜上帝，勸人修善，若世人肯拜上帝者，無災無

難，不拜上帝者，蛇虎傷人。敬上帝者，不得拜別神，拜別神者有罪。故世人拜過上帝之後，俱不敢拜別神，爲世民者，俱是怕死之人，云蛇虎咬人，何人不恐？故而從之。自花縣上到廣西潯縣桂平武宣象州藤縣六川博白，俱星羅數千里，天王常在深山內藏密，教世人敬拜上帝，十家之中，或有三五家肯從，或十家八家肯從，亦有讀書明白之士子不從，從者俱是農夫窮苦之家，積歲成衆。所知事者，欲立國者，深遠圖者，皆東王楊秀清，西王蕭朝貴，南王馮雲山，北王韋昌輝，翼王石達開，天官丞相秦日昌六人，除此未有人知道天王欲立江山之事。

東王楊秀清，住在桂平縣平隘山，在家種山燒炭爲業，並不知機，自拜上帝之後，件件可悉，不知天意如何化作此人？天王信用，一國之事，概交與他，軍令嚴整，賞罰分明。西王蕭朝貴，是武宣縣盧陸峒人氏，在家種田種山爲業，天王妹子嫁其爲妻，故亦重用，而且勇敢剛強，衝鋒第一。南王馮雲山，在家讀書，其人才幹明白，六人之中，謀立創國者，出南王之謀，前做事者，皆南王也。北王韋昌輝桂平縣金田人氏，此人在家出入衙門，是監生出身，見機靈變。翼王石達開亦是桂平縣白沙人氏，家富讀書，文武備足。天官丞相秦日昌，亦是桂平白沙人氏，在家與人做工，並無才情，只有忠勇忠義，故天王重信。起事教人拜上帝者，皆是六人勸化，在家之時，並未悉有天王名號，每村每處，只知有洪先生而已。

自教人拜上帝之後，數年未見動靜，至道光二十七八年上下，廣西賊盜四起，擾亂城鎮，各居戶多

有團練，團練與拜上帝之人兩有分別，拜上帝人與拜上帝人一夥，團練與團練一夥，各自爭氣，各自逞強，因而逼起，起事之時，團練與拜上帝之人同村，亦有一村隔一村者，故而聚集。

道光三十年六月，金田花洲六川博白白沙石同日起義之時，天王在花洲山人村胡以晃家內密藏，並無一人得悉。那時東王北王翼王天官丞相俱在金田，山人村是南平縣所管，與藤縣相連，起義之處，與吾家西隔七八十里，俱是山路難行，此時我在家知金田起義之信，金田之東王，發人馬來花洲，接天王到金田會集。到金田，有大頭羊大里魚羅大綱三人，在大黃江口爲賊，即入金田投軍。該大頭羊到金田，見拜上帝之人不甚強壯，故未投入，後投清朝向提台。至羅大綱與大頭羊兩不相和，後羅大綱投之天王。到金田之後，移營上武宣東鄉三里，招齊拜上帝之人，招齊武鄉之人，又上象州招齊拜上帝人馬，仍返金田新墟，屯紮數月，當被清朝之兵四圍，後偷由山小路而出隘關，到思明，想回，逢着清朝向提台紮營數十座，經西王南王打破，然後出關。由八箇水而到大黃墟，分水旱向永安州。

此時我尙在家中，得悉旱路兵皆由我家中經過，自梧州藤縣九十七都大黎里而上永安，因在家貧窮，父養我兄弟二人，弟李明成，家中之苦，度日不能，種山幫工就食。自八歲十歲時，隨舅父讀書，十歲之後，與我父母尋食度日。至二十六七歲，方知有洪先生，教人敬拜上帝。至天王由思旺到大黃墟，分水旱兩路行營上永安州，路經大黎，四面高山，平地周圍數百里，旱路兵由此經過，是西王北王天官丞相

羅大綱帶水路兵是東王南王所帶。西王北王帶旱路，在大黎里經過，屯紮五日，將里內之糧食衣服，逢村即取。西王在我家近村居住，傳令凡拜上帝之人，不必畏逃，同家食飯，何必逃走？臨行營之時，凡是拜上帝之家，房屋俱要放火燒之，家寒無食，故而從他。鄉下之人，不知遠路，行百十里外，不悉回頭，後又有追兵。一路由大黎上永安，打破永安，即在和池屯紮數月。後賽中堂及烏向大軍，四方圍困，內外不通，後由古蘇冲一條小路而過招平。古蘇冲是清朝壽春兵把守，經羅大綱帶領人馬，前去打破，方得小路出關，得火藥十餘擔，方有軍資，不然，尙未能得出此關，困在永安時，並未有斤兩之火藥也。永安水斗軍營，是天官丞相秦日昌把守，清朝之軍，是張敬修爲將，因打後欲移兵回，被烏帥大軍追趕，殺死我朝男女及兵三千餘人，衆見勢迫，次日，齊心與烏軍死戰，亦殺死烏軍四五千，烏帥被傷，在六塘墟身故。

自殺勝之後，東王傳令，不行招平平樂，由小路過牛角瑤山出馬嶺，上六塘高田，圍困桂林。一月有餘，攻打未下，退兵由象鼻山渡河，由安縣到全州。攻破全州之後，南王在全州陣亡，計議即下道州，打永明，破江華縣，招得湖南道州江華永明之衆，足有二萬之數。此時追軍即向張兩軍。後移師到郴州，入郴州亦招二三萬衆，茶陵州亦得數千。後西王蕭朝貴帶李開芳林鳳祥等來打長沙，此時我爲兵，尙未任事。西王到長沙攻打，那時天王同東王尙在郴州，西王在長沙南門外中礮身死後，李開芳具稟回郴，天王同東王移營來長沙，實攻打數十日未成功，連開地道數處，放倒長沙大城，我兵不能湧進，外面清朝

向張大軍圍困，在長沙對面沙州，殺勝一仗，殺死官兵數千，以後破城，仍然未下。我朝軍中有糧而無油鹽可食，是以攻城未就。天王在長沙南門製造玉璽，呼稱萬歲，妻稱娘娘，封東西南北翼王，封王在前，天王稱萬歲在後。製造璽成，攻城未下，計及移營，欲由益陽縣靠洞庭湖邊而到常德，欲取湖南爲家。到益陽忽搶得民舟數千，改作順流而下，過林子口而出洞庭，到岳州，分水旱而下湖北。破岳州得吳三桂之器械，搬運下舟，直下湖北，一攻破漢陽，得漢口，困武昌，然後開道破城，此是東王掌令，李開芳、林鳳祥、羅大綱掌兵，攻打二十餘日而破武昌。後又未守，直到陽邏，破黃州，取蘄州、九江，破安徽省，俱是水旱並行。那時胡以晃、李開芳、林鳳祥帶水陸之兵，東王北王翼王、天官丞相以及羅大綱、賴漢英等帶領水軍，得了安慶，未派兵守，趕下江南，將南京四面圍困。七日破鳳儀門，開道破城而進。水面舟隻萬餘，各盡載滿糧食。此時天王與東王尙欲分兵鎮守江南，欲取河南爲業，後有一老年駕東王坐船之湖南水手大聲揚言，親稟東王，不可往河南，云：『河南河水小而無糧，敵困不能救解，今得江南，有長江之險，又有舟隻萬千，南京乃帝王之家，城高池深，民富食足，尙不立都而往河南何也？』他又云：『河南雖係中州之地，只稱穩險，其實不及江南，請東王思之。』後東王復想見這老水手之言，故而未往，遂移天王駕入南京，後改爲天京，開立軍伍，整立營規，東王佐政，事事嚴整，立法安民，將南京城內男女分別男行女行，百工亦是歸行，願隨營者隨營，不願隨營者各歸民家。出城門去者，准手力拿，不准擔挑。男與女不得交談，母子

不得并言。嚴嚴整整，民心佩服。安民者出一嚴令，凡安民之地，何官何兵，敢入民房者，斬不赦。法律嚴，故癸丑年間上下，戰功利，民心服。東王令嚴，軍民怕，東王自己威風張揚，不知所忌，一朝之大，是首一人。北王韋昌輝，與翼王石達開，秦日昌，是齊心在家計議起事之人，後東王威逼太過，此三人積怨於心，口順而心怒。後被北王將東王殺害，原是北王與翼王二人密議，因東王爲天王信任，權太重，要逼天王封其萬歲，那時權柄皆在東王一人手上，不得不封。北翼兩王不服，密議殺東王一人，不料北王更將東王統下親戚屬員文武大小男婦盡行殺淨，是以翼王怒之，在湖北洪山營中，同曾錦兼張端謀趕回金都，計及免殺之事，不意北王頓起他心，又要將翼王殺害。後翼王得悉此事，吊城由水西門而出，走上安省，計議報仇。此時北王將翼王全家殺了，後移洪山之軍救寧國，北王在朝，不分清白，亂殺文武大小男女，勢逼太重，後來各衆內外，並合朝同心，將北王殺之，人心乃定，後將北王首級解至寧國，翼王親看，果是不差。後翼王回京，合朝同舉翼王機理政務，衆人歡悅。主有不樂之心，專用安福兩王，安王卽是王長兄洪仁發，福王卽王次兄洪仁達，主用二人，朝中之人甚不歡悅。此人又無才情，又無算計，一味古執，誠實天性，與我王一般之意，挾制翼王，是以翼王與安福王三人結怨被忌，挾制出京，今而遠征未肯回者，因此之由也。

今將天王起義，及東王楊秀清，西王蕭朝貴，南王馮雲山，北王韋昌輝，翼王石達開，天官丞相秦日

昌地官丞相李開芳，天官副丞相林鳳祥，冬官正丞相羅大綱，夏官丞相賴漢英一班前任事之由，天王出身之來意，東西南北翼王合心舉義，圖謀之實績，後此人自行相殺，亂事之原，業經載明。又將李秀成在我朝出身，每年命戰征一切情由，明白寫清，並未隱瞞。自幼生在廣西梧州府藤縣寧風鄉，五十七都長恭里新旺村人氏。父李世高，母陸氏。一路自粵西而來，我本爲兵，前之內政，俱不經我手。後至南京破城之後，那時我已隨春官丞相胡以晃理事。那時冬東王有令，要在衙門之中，舉出軍帥一員，帶領新兵，後經東王保我爲右四軍帥，守把太平門外親營，此是癸丑年之間。是年八月，調爲後四監軍，在儀鳳門外高橋把守。十月之間，即同翼王上安省安民，此時官小，不過聽差而已。後春官丞相胡以晃帶領人馬去打破廬州府，破郡之後，來文調往廬郡，把守安民，此四年之間也。調爲指揮之任。至翼王與安福兩門他往，東北王又死，秦日昌因韋昌輝與東王相殺，秦日昌亦死在其內，國中無人，經朝臣查選，查得十八指揮陳玉成，二十指揮李秀成，贊天安蒙得恩，侍天福李世賢這班人，出來助國。此時翼王在安省遠去，幸我招張樂行襲得樹這班人馬，聲稱百萬之衆，是以天王降詔來尋，加封我做地官副丞相，把守桐城，保固安省。因翼王與安福王三人不睦，出京遠去，軍民之心散亂，故廬州被清朝和帥攻破，合城兵將盡亡。那時和帥自下鎮江，與張國樑困打鎮郡，分軍來逼桐城縣，是清朝軍門秦定三領兵圍困。清朝帥將大小營寨百有餘座，自廬郡三河舒城六安廬江巢縣無爲等處，節節連營，處處嚴密，困逼桐城。此時我

爲丞相，力守桐城，保固皖省。那時已有張樂行襲得樹在三河尖造反，李昭壽在我營中共事，李昭壽與張樂行襲得樹有交，特通文報與張樂行，接得文件，當即復文，已肯來投，安省得穩，實我之力也。後見勢不得已，知翼王出京之後，將打寧國之兵交與成天豫，陳玉成管帶，至陳玉成在家，與我至好，來在我朝，更加親密，因命使持文前往寧國求救於陳玉成，當即准請，未解寧國之圍，移軍來救桐邑之困。兵由樅楊渡江齊集，我親自輕騎趕赴樅楊，繪成進攻圖式，與成天豫細講。至桐城之敵軍，算我之軍，定由對面迎敵，清朝官兵逆面備防。我與成天豫計出奇兵，我親回桐道謹備制敵之師，俟成天豫奇兵制勝，由樅楊一鼓順下，攻破無爲州，下湯頭鎮，連糟會述天侯，陳仕章之軍，力破湯頭清營，抄黃落河，破束關，得巢縣，分軍鎮守。成天豫帶人馬上打廬江，仍然攻破廬邑，派兵把守廬江，即引軍上淠河，攻大關，包過桐城之後，斷清軍之糧道。桐城地勢，一面高山，一面平地，彼軍糧斷，成天豫由外包來，我領軍由內攻出，兩面合攻，清軍速退，分三路追趕，破舒城，得六安，此兩處之民投我者，數萬之衆。當過六安上三河尖，招引張樂行，那知張樂行先發，襲得樹蘇老，天半路相迎，當即計破霍邱縣，攻破北城，交張樂行爲家。那時成天豫引兵破正陽關，攻壽州未下，扯兵直上黃松兩處，與曾帥交鋒，同清將李續賓對戰，在松子脾失利之後，與清將勝負未分。那時朝中無人掌管，外無勇將，只有我與成天豫各有兵衆，朝中議舉陳玉成帶兵外戰，後見我堂弟李世賢少勇剛強，又加選用，又得一蔣朝用，世賢次之，蒙得恩日久在朝，是天王愛臣，

永不出京門，後封爲正掌率大臣，朝中內外之事，悉歸其制，連我與陳玉成亦歸調度。自翼王出京之後，死東北王之後，至蒙得恩手上辦事，人心改變，政事不一，各有一心，主上信任不專，因東北翼三王弄怕，故未肯信外臣，專信同姓之重臣。那時各有散意，而心各有不敢自散，因聞清朝將兵，凡拿廣西之人，斬之不赦，是以各結爲團，未敢散也。若清朝早肯赦宥廣西之人，解散久矣。後有人奏聞天王，各有散意，卽加恩惠下，各又振作同心，自此一鼓之銳，振穩數年。此時成天豫陳玉成屯在太湖潛山，我屯在六安霍山，曾輕騎約成天豫赴安省會議，云朝中這亂如何停止。斯時天王加封我與陳玉成二人，陳玉成又封正掌率，仍任成天豫實任，那時我爲合天侯，任副掌率之權，提兵符之令。我自爲兵出身，任大責重，見國亂紛紜，主又蒙塵，盡臣心力而奏諫，懇我主擇才而用，定制恤民，申嚴法令，肅正朝綱，明正賞罰，依古制而惠四方，求主禮而恤下，寬刑以待萬方，輕世人糧稅，仍重用翼王，不用安福王。因此奏諫，常被我主降詔革除我爵。後再復一本，將天下之大勢情形，並陳奏諫之來歷，奏本由朝臣手過，見我本章明順，朝臣親上殿奏諫，仍復我職。那時和帥困我鎮江，內外不通音信，內又無糧，外又無救，翼王遠逃，那時朝中無人，獨我與陳玉成二人有兵多衆，故調我下救鎮江。當時由皖上六安，全軍調下，救出鎮江之兵，失去鎮江之城矣。那時清朝和張兩帥，引軍攻打句容，那句容縣天王守將是襲職夏官丞相周勝富把守，戰攻數月，被和張兩帥打破，來困天京，此是第二回困天京也。此段放下，先說明向帥欲困天京之由。

向帥同張國樑，帶有滿兵數千，漢兵二三萬之衆，自孝陵衛紮至朱洪武墳這邊，東南紮至七甕橋爲止。那時向帥困我天京，那時鎮江亦困，困鎮江清帥姓吉，是滿洲人氏，營紮九華山丹徒金山一帶，儀徵清帥不知姓名。我朝鎮江守將吳汝孝，那時我尙是地官副丞相，合同丞相陳玉成，春官丞相涂鎮興，夏官副丞相陳仕章，夏又正丞相周勝坤等，下救鎮江。此是初困之救兵，進鎮江湯頭，與張國樑連戰十餘日，勝負未分。後清朝吉帥從九華山發兵來，與張國樑會戰，我亦選集銳軍，兩家迎敵，大戰於湯頭，兩無法處，我欲救不能，吉張破我不下，兩邊按寨對紮，兩不交戰說話。當與各丞相等計議，派丞相陳玉成坐一小舟，冲由水面而下鎮江，水面皆是清軍砲舟攔把，雖然嚴密，陳玉成舍死直冲到鎮江。當與吳汝孝計及抽軍由內打出，我帶兵由外打入。後查湯頭有小河由大江岔通山內，清軍由此河邊紮住，此地一邊是山，一邊是水，兩進爲難。後我軍移靠湯水山邊，下湯頭靠河邊，兩家難進處所，清軍營寨概移入湯水山邊，堵我進兵之路。那時鎮江不應絕命，吳汝孝陳玉成已由內打出，我在外高山望見鎮郡人馬出來，是夜親挑精銳之兵三千，我親帶田湯頭岔河而過，將清軍舊營修紮，天明原紮湯水山邊。丞相陳仕章涂鎮興周勝坤等出軍與吉張兩帥制戰，吉張不知我出奇兵，襲由湯頭岔河而過，至午未時，方知我襲其後路。湯頭岔河隔湯水山邊二十里，那時鎮江吳汝孝陳玉成之兵亦到，兩下接通，歡天喜地，內外之兵，和作一氣，大銳聲張，與吉張兩帥答話。次日開兵，吉張兵敗，失去清營十六座，是日當卽扯兵而

下鎮江，屯在金山金鷄嶺九華山脚，與吉帥大營相對。吉帥防我攻其大營，處處嚴密防守，是夜調齊鎮江舟隻，由金山連夜渡過瓜州。次早黎明，親領人馬，同陳玉成涂鎮興陳仕章吳汝孝力破土橋，清軍又敗。紅橋以及卜著灣三岔河清營盡破，大小清營一百廿餘座，聞風而逃。當即順破揚州，後將揚州一帶糧草運入鎮江，自在湯頭岔河及湯水山邊把守，獨留夏又正丞相周勝坤帶領人馬把守吉張舊營，是堵後路之意。破土橋後，得揚州，取糧回鎮郡，事完，領兵回京。那湯頭夏官又正丞相周勝坤把守吉張兩帥舊營六個，自我與陳玉成涂鎮興陳仕章破過土橋之後，此處周勝坤所守之營，仍是吉張兩帥破去，周勝坤兵敗，吉張兩帥將此營堅紮，加工修理，絕我歸京之路。斯時無計可施，全軍概在揚州儀徵，欲由六合縣上浦口回京，後經張國樑知道，帶兵到六合防守，又未及回，不得已各盡心拚命，合爲一氣，仍由金山渡江而回。過到金山，那時張國樑在六合未回，當即領兵攻打高資，吉帥由九華山帶兵來救，當被我朝軍兵逼吉帥逃入高資山中，吉帥自用短洋砲當心打死。清兵見主帥自死，各軍自亂，後悉知清朝吉帥身死，營中無主，即移營趕下九華山。次日早晨，全軍俱集九華山脚，吉帥之營七八十座，軍中無主自亂，不戰自走。吉營失過之後，張國樑由六合趕至，救之不及，兵屯丹徒鎮，後將我得勝師前往丹徒，與張國樑見仗。是時鎮江守將吳汝孝，帶領人馬千餘，前來助戰，將張國樑馬軍先破，步軍並進，張軍敗。次早行營回京。湯頭舊清營，見九華山營失守，憑我軍直上到京。東王下令，要我將孝陵衛向帥營寨攻破，

方准入城。將我鎮江得勝之師，逼在燕子磯一帶，天天屯紮，逼得無計，將兵怒罵。後親與陳玉成、涂鎮興、陳仕章入京，同東王計議，不欲攻打向營，因其久紮營堅，不能速戰。東王大怒，不奉令者斬，不敢再求，即允行戰。次日開攻移營，由燕子磯、堯化門、紮寨四營，堯化門清將是向帥發來鎮守，我自此屯紮。次日張國樑已由丹徒返回孝陵衛，是早引軍與我迎戰，張軍敗陣，仍回孝陵衛，我等移營堯化門。次日張國樑復領馬步前來，翼王亦帶曾錦兼張瑞謀等引軍助戰。清軍滿兵馬軍先敗，次即向張所領漢軍亦敗也。是日向張救堯化門未能，自軍敗陣後，被我四面追趕，當即攻破孝陵衛、滿漢營、寨廿餘個。是夜向張自退，我兵並未追趕，後東王傳令，將向張營紮器械什物，運齊入城，令我與陳玉成、涂鎮興、陳仕章等領兵追由句容而去，順手而得句容，且下丹陽。斯時向張已到丹陽六七日矣。兩家并力迎敵，是日張軍敗入城，並不出戰，堅守城營，我力攻未下，清軍精銳養足。此時我朝之兵，戰久未下，兵士少有戰心，後張國樑分軍迎敵，在丹陽南門外大會一戰，兩不高下。此時向帥困在丹陽，又失去孝陵衛大營，官兵失散，又被逼丹陽，是以向帥自縊而死。張國樑與向帥拜爲契爺，他見向帥自縊，故而奮身再與見仗。後被張國樑攻破丹陽南門外，我朝營盤七個，殺死數千人，南門守營之將是十三檢點周得賢，砲中身死，餘軍逃散。此員戰將勇敢有餘。衆軍見此員戰將戰死，攻打丹陽又不得下，各有畏意，那時人人已有退縮之心，無計可施，只得把全軍攻打金壇，亦未能得，連打廿餘日，與張國樑戰，那時李昭壽亦在其場。攻城未完，然

後移營回紮丁角村，離句容廿五里。東王被殺，正是此時之事，此是天意，若向帥未敗，仍紮孝陵衛，遇內亂之時，那時在亂，京城久不能保矣。逢向帥敗過而亂，此天之所排，不由人之所算。在六年之間亂起，自殺東王之後，又殺北王，殺北王之後，安福王又逼翼王他逃。那時三河有軍把守，守將是洪成春，具文到京告急。三河有廬郡清軍圍困，當調我領本部人馬去救三河。軍行到無爲州，三河敗退，隨失廬江。那時張國樑之軍，敗而後振，進兵攻打句容。句容守將周勝富大敗，清將收得句容，連日傳聞鎮江，張國樑困於鎮江之後，同和帥復困南京，此是八年之戰也。

那時營中無將，國內無人，翼王將天王之兵盡行帶去，楊輔清已在福建，韋志俊避逼林泉，林紹章困在湘潭，失軍革職閒居；林啓容被困於九江，黃文金在湖口，有清軍制困；張朝爵、陳得才、孤守皖省，陳玉成那時雖旺，而官亦小，斯時在小孤山、華陽鎮一帶。那時國內分張亂政，獨有蒙得恩、李春發二人，不能爲事，有安福王押制，此八年之間也。和帥張帥困天京，得幸糧米豐足，件件有餘，雖軍兵甚少，食有餘而各肯戰，故而堅穩也。張國樑之廣兵雖精，未有曾帥之兵力勤勞，廣兵好勇而心不齊，雖有滿兵數千，未有曾帥南兵之壯，是以八九年之困不礙。和張二帥軍餉，出在福建、廣東、蘇杭、江西之助。那時上有皖省無爲、巢縣、蕪湖，有東西梁山之固，有和州之屯糧，又有南浦之通，雖被德帥攻破西浦，尚有和州之上未動，京外兼有餘糧，故而穩也。穩過之後，和張德三帥圍困雖嚴，斯時朝臣薦用我弟李世賢，帶我原日

舊部士將，屯在黃池灣，斯時朝政悉歸我一人提理，主信我專，令法得嚴，故穩固也。那時東北已困，獨有南門將那革、職林紹章，調其回京，後保爲地官又副丞相之職，調任京務。那時觀勢不同，外無調度之將，不得已先與朝臣計議，我欲出京外調救解，衆人苦留，主上不肯。又過數日，復鳴鐘擊鼓，朝堂傳奏，見事實之不能，故而強奏。擊鐘鼓之後，主即坐殿，專心力奏。斯時朝不當絕，祿未當終，主上復明，故即准奏。次日出朝，將京中之事，概行清白交與蒙得恩、林紹章、李春發掌管，奏免不准長次兄理事。交清朝中政事，辭主而出朝門，由南門一日一夜趕到蕪湖，與弟李世賢斟酌，一人敵南岸，一人敵北岸。斯時清軍勢壯，四面皆軍，人心又亂，又無逃處。且初任重事，又不周詳，糊塗而作，此時固未當絕，亂作而成，亂行不錯，故而保至今也。那時韋志俊與陳玉成同進固始、商城等處，天王欲治韋志俊之罪，又經我在天王駕前力保，後封其爲定天福之職，即爲陳玉成合隊。那時陳玉成欲上德安，招足人馬而救天京，那知天不容去，在羅田麻城一敗而回，在太湖潛山屯紮，此是八年五六月之間也。陳玉成去遠，李世賢力擋南岸，我獨在蕪湖，將部下精兵五千餘衆，一由蕪湖渡江，一由東梁山渡過西梁，皆到含山齊集。那時部將，獨有陳坤玉、蕭招生、吳定彩、陳炳文而已。在含山齊集之後，和州失守，清軍屯紮廿餘營，不得已破昭關，順流而下和州，先攻破何林鋪清營，然後破和州廿餘營，德帥兩浦救兵趕到，和營早破，救之不及。那時我引軍先取全椒、滁州來安，分浦口、德帥之勢，各城已破，德帥之勢已分，奈無兵可用，取到來安爲止。後勝宮保

馬軍來敵，連戰數場，我軍失利，退守來安，仍回滁州。後將滁州交與李昭壽鎮守。李昭壽在我部下，我無不重情深待，我部下舊將見我重待李昭壽，各又不服。至昭壽之兵，最爲多事，以致擾民，逢到州縣，要任其支取，不然，卽要擾民，州縣佐將，被其打責，後因鬧事，不好見我之面，故有變心而降大清也。李昭壽在我部下，擾亂民間，與守將鬧事，我並未責其半言，後獻滁州降大清，我亦未責，將其在京所配之妻，瞞我天王，偷送還他。此段說完，又說我獨自一人，無計解救京圍，此是八年之話。交滁州與李昭壽後，我自守全椒，無兵可用，主與我母，被困在京，那時在全邑，日夜流涕。雖招有張樂行之衆，此等之人，不能調用，只有部將陳坤壽、吳定彩、蘇招生、譚紹光、陸順德各將，願拚死救京都。當調精銳，不足五千，欲先掃清西浦，隔江通信，以安京內人心。每日在全邑演操精熟，卽由全椒下大劉村，安營紮寨，由橋林進兵兩浦。那知德帥由浦口調集馬步萬餘，到大劉村迎戰，外有勝帥馬軍三四千，頭幾仗我軍取勝，次日開仗，我軍大敗，新舊之營概行失守，失去軍兵二千餘，敗軍皆到湯泉一帶，我帶數騎而轉全椒。那時眞苦之不盡，流涕不盡，實無良策。後通文各鎮守將，凡是我朝將官，概行傳齊，擇日約齊到安徽省樞楊會計。各處將臣俱依約而來，此是八年九月中。那時陳玉成由羅田、麻城敗轉，不約而到，各誓一心，訂約會戰。陳玉成之兵，由潛山過舒城，破廬郡，出店鋪攻梁固定遠。此時攻定遠是陳玉成令吳汝孝帶領龔得樹之兵圍攻，陳玉成由界牌而下滁州，斯時我已由樞楊回全椒整隊，卽領人馬到滁州，烏衣會遇陳玉成。那時德帥在